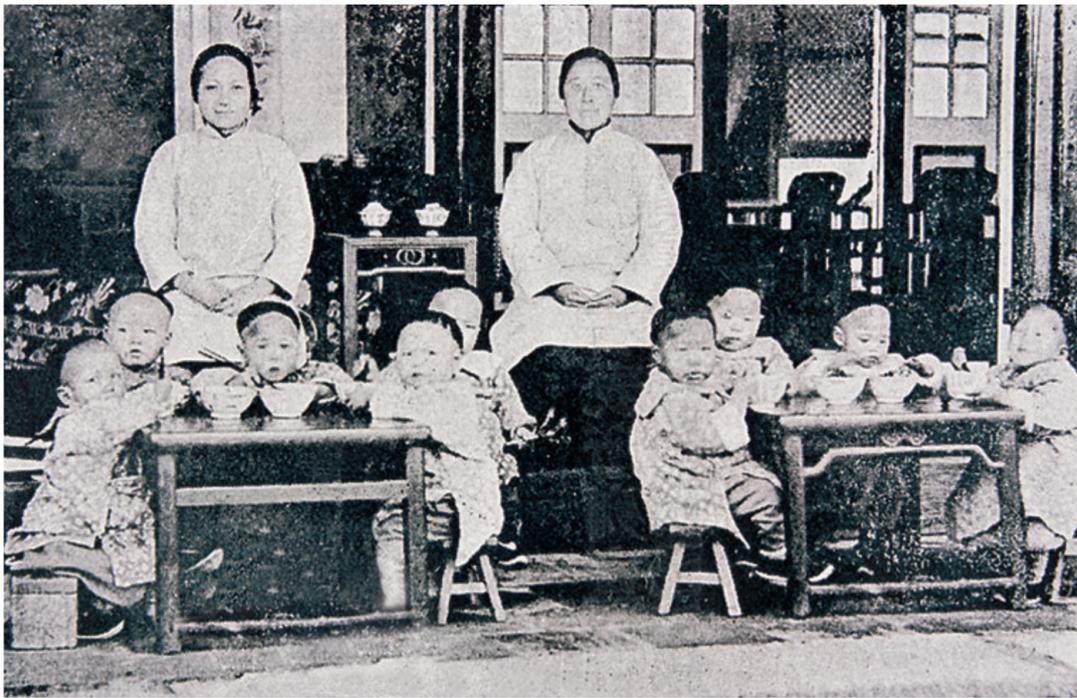


近代书报中的新育婴堂印痕

□庄安正

唐家闸新育婴堂举行开堂仪式,标志着张謇向筹建中的模范城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岁月流逝,现在如欲将有关信息完整复原已不可能。所幸南通近代声誉鹊起,来南通采访的记者与参观学习人士络绎不绝,不乏有人零距离接触过新育婴堂,随后在书报上留下了亲眼见闻的印痕。



南通育婴堂

档案里的张謇
南通市档案馆 主办

1906年12月,唐家闸新育婴堂举行开堂仪式,标志着张謇向筹建中的模范城又往前推进了一步。以往对新育婴堂的研究,较多关注张謇兄弟以及社会各界在经费上的支持,新育婴堂自身与管理等方面的信息,较少有人提及。岁月流逝,现在如欲将有关信息完整复原已不可能。所幸南通近代声誉鹊起,来南通采访的记者与参观学习人士络绎不绝,不乏有人零距离接触过新育婴堂,随后在书报上留下了亲眼见闻的印痕。现特一探其中,撷取若干加以组合,以饷读者。

育婴堂洋式建筑及育婴堂内外环境。新育婴堂位于唐家闸裕巷(亦称鱼池港)内,“占地二十四亩余。建筑雄壮,皆系新式洋房,颇适婴儿之卫生”。其管理“办法大概仿上海徐家汇育婴堂”,并“商请保姆一人来通经理一切”。或称有一王杨氏“青年丧偶”,曾赴沪上爱国女学校“学习保姆”,张謇嘱任新育婴堂“庶务,旋充堂长”。“甫入(育婴堂)门,……就教室床榻参观一周。房间齐整,颇适合孩儿之用”。“内面一乳母抚两婴儿,两儿卧一竹床上,至两三岁,另卧木床”。“大者五六岁,小者未足月。客至

皆手舞足蹈,有自乐其乐之象。余等问其姓名,对答颇敏捷”。“我参观的时候,看见那些幼稚生,并无污垢下流的样子同卑鄙的习惯,实在是难得的”。可见他们在堂内的生活环境与所受教育与社会上一般家庭相似。新育婴堂外,则“街道清洁,城中电杆高耸,杆上均粘有精美书画,都系他人箴言。道中无一乞丐,道路亦极整齐”。

育婴堂内婴儿数量与男女性别比例。有关育婴堂的婴儿数量,不同书报所载有所不同,有认为“内外婴儿共有一千三百多名”,也有认为“千五百人”左右,不同年份的数量也会有些变化。之所以称为“内外婴儿”,可能因为育婴堂面积虽大,还远远不够,一时容纳不了全部婴儿在堂内生活,大部分得寄放在堂外居民家里抚养(“外面约千余名”,费用由育婴堂负担)。婴儿男女性别比例极不平衡,“平均计之,女孩占十分之九”。为什么会现这类现象呢?主要在于南通将婴儿送往育婴堂的多属贫困家庭,抚养下一代的经济能力非常薄弱。男女成年后在社会经济中实际作用大小的不同,以及女婴抚养长大后是“赔

钱货”等重男轻女思想,是这些家庭尽量留下男婴,首先考虑将女婴送走的原因。

独特的婴儿送堂方式与为他们起名。将婴儿送给育婴堂,除贫困家庭外,还有一类生下了私生子的地下情人。这两种人群将婴儿送往育婴堂时,都有着尽量想避人耳目的需求。送堂进堂时间,父母多倾向于在夜晚,但育婴堂夜晚又关闭堂门,考虑到父母甚至不愿意与保姆见面,育婴堂特别仿“古法”为他们的婴儿进堂打开一扇方便之门,“设一婴儿床于大门之侧,并设电铃机通于门房,谕示送要者置于床内”。另云:“该堂门旁开一方窟,中置一篮为接收婴儿之用,送孩者将孩投入篮中用力推之,即可直达内进,法至善也”。凡是送入育婴堂的婴儿都需要登记姓名等信息,部分婴儿包袱上,父母已注明了所起的姓名与出生年月等。但亦有些婴儿身边,父母什么信息也没有留下,育婴堂“则为之取名定姓”。一般方法是,“男孩姓唐,女孩姓汤,盖以该堂在唐家闸,而地之施主姓汤也”。

为千余婴儿每人拍照留下孩时影像。拍照当时在南通属于一种时尚的消费方式,一般人群中并不普及。为新育婴堂内所有婴儿拍照的计划,只有在张謇时期才能想象出来并加以实施。分析张謇制订这一计划的动因,可能出于对上海徐家汇育婴堂给婴儿拍照的做法有所参照,更与张謇创建模范城的目标关联。同年筹办的通海物产会上,张謇就向观众展出了垦牧等多家及其产品的大幅照片。嘱新育婴堂为多达“千五百余之婴儿分图拍照”,既

是为所有婴儿建立管理档案的需要,也为他们每人留下了孩时的珍贵影像。但因为摄影器材原始,给婴儿拍照不易,婴儿人数又太多,“数日方毕”。这连续数日的大规模拍摄,平时极难见到,引起了周围居民极大兴趣,“除该堂绅董及来宾诸君外,人民之参观者尤觉异常拥挤。堂外街道,向为空旷清静之地,是时则有各种负贩小商摆摊贸易,左右相望,顿若市街”。

绘就婴儿们明天拾级而上的蓝图。育婴堂是这些世间弃儿的人生第一站,张謇尽力为他们弥补缺乏父母的关爱。但是,育婴堂并非久留之地,婴儿会长大,该离开时还得离开。所幸张謇在南通实行实业、教育、慈善三位一体,有较为宽敞的空间让这些婴儿明天拾级而上,张謇就是他们的明天蓝图的绘图人。书报有云:“孩童稍长,即送入幼稚园,然后转入学校”,“待其年长力足,入工厂操作,俾自食其力”。亦有云:“三岁即送入幼稚园,幼稚园毕业后,入本所附设小学校,受义务教育。量其资质,教他们各种工作,女子编织袜,男子入纱厂。天姿优秀的人代用师范,受中等教育”。有的还将男女婴儿蓝图阐述较为具体,女婴“七岁送入幼稚园,既长,聪颖者则送入女师附小,毕业后复升入女师,既女师毕业,则自能求生活矣。鲁钝者则送入女工传习所或女子蚕桑讲习所,以求得一职业。闻有二女生行将毕业于女师,此为他处育婴堂所未闻也”。“男婴孩则送入贫民工场,教习一业,以为他日谋生活之计”。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

老建筑

姜家大门堂,位于通州区四安酒店北街南入口的西侧。在老人们的记忆中,门口有石鼓一对,白色,饰以精美花纹,常有小孩儿在上面玩耍。进大门堂,过小天井到院子,为青砖铺地。在南北对合的房屋中间,是一条小街,再向里又建有几排房屋。院子里住着十几户人家,清一色的姜姓。

据南通22世孙姜德勋介绍:祖上曾自永兴乡四图八甲迁姜家园,后再至酒店街,其堂号与姜家园姜姓一样,都是“飞熊阁”。并说明姜家大门堂其实有两个:人们熟悉的是朝东临街的前门堂,而

后门堂在侧面朝南。

大门堂里除了居家生活,还制作茶食,对外出售。但姜家以开设米行、年货店而著名,年货店为门堂北朝东店面,米行在酒店桥南,店号“姜万兴”。旧报有载,1921年10月,民食难以为继,“而四乡农人又因霖雨为灾,俱抱歉容。兹有姜万兴米行,特于本月二十日起卖平糶麦,此亦一种善举也”。

大门堂是一个热闹之处。老人们记得,门堂里有个小广场,约可坐300人,最西头是一土墩,人称戏台,早年镇上演戏、看戏都在这里。演出以京剧为

姜家大门堂

□羌松延

主,其他草台班子也时有登台。吴浦云对此曾有记载:1950年10月,夜请“学生看剧,到本镇姜家大门堂里,……戏名有《孙悟空大闹天宫》《薛刚大打张天佑》等”;11月,“戏剧班在本镇唱演已有月余,夜间往观《庄子劈棺》《渭水河》等剧”;1955年11月,“省京剧团来四安出演,……姜家大门堂内仅有舞台,其余都是露天,舞台上要加临时铝皮篷,台下还要加临时布篷”。解放后,歌舞剧、话剧多了起来。四安成立了文工团,也常在这里演出,剧目有《越扑越旺的烈火》《海上渔歌》《飞石山》《枯井沉冤》等,剧目多为自编、自导、

自演,深受百姓喜爱。其中,北街居民卜华鹏编演的现代京剧《越扑越旺的烈火》曾在专区汇演中获创作、音乐、演出三个一等奖,并代表专区参加省观摩演出,《江苏戏曲志(南通卷)》有专门记载。

1958年,四安剧场建成,姜家大门堂戏台遂告废弃。大跃进时,这里被集体短暂行用于生产造纸。1995年,随着酒店北街被拆除,姜家大门堂及其主体建筑基本消失。如今仅存最西侧的一堵朝东平房,粉墙黛瓦,花格门窗,仍是当年古朴的模样。世居于此的姜德勋说,这幢老屋也有一百年了。

潘荫东的桑梓情怀

□潘卫东

寒论辩证”等。

潘荫东比张謇年长6岁。光绪年间,他们在赴京赶考途中于天津府静海县(今天津)不期相遇,因均主张“启迪民智,实业报国”,认同教育、实业乃兴国之本,英雄所见略同,不免惺惺相惜。1916年潘荫东七十寿诞,张謇撰《潘先生永寿记》一文,请当时吴县篆刻名家方训课勒石碑一方,送到丰利以示祝贺。原碑在“文革”时期被弃,后在河道疏浚中找到,保存在丰利小学。再后来,当地政府又在丰利小学内为之建碑亭,供后辈敬仰。

潘荫东办学,历尽艰难。清末之中国,虽有诏兴学,但各级官员多口是而心非,明催而暗阻。老塾师恨学校夺了他们的饭碗,千方百计造谣诽谤;普通老百姓

则认为洋教,看同仇敌;有钱的仍然各上各的私塾。一个学校的创建,从校舍、用具到教师的薪俸、伙食、旅费以及学生的食宿、医药、种种费用,多则几万,少则数千。潘荫东在海滨盐场,民贫而失学者众,困难更甚于别处。潘荫东力推新学,在其子潘肇元(字新伯,由秀才考选为拔贡)的大力协助下,丰利小学发展很快,远近闻名。如皋师范创始人沙元炳在《丰利场公立两等小学校建校周年纪念册》中说:“潘君负责八年,校舍和学生都逐渐增加,升学率高于他校,每年租金收入仅二千元而支出超万元。不是潘君虑心竭力,有始有终,怎能成此成就?其成绩,乞言于予,将碑以志不忘。”潘肇元在《南通博物院同游记》一文中,对“吾父兴学之心”引以为豪。在潘荫东的影响下,我的曾祖潘肇元、祖父潘秉诚

(上海政法大学毕业,南通农学院办公室主任)都曾在丰利小学担任过校长,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奉献心血和才智。

潘荫东在倾心教育事业的同时,广撒慈善,建救济院、育婴堂、捐资兴修水利,每到节日都施粥给乡亲。1916年组织重修文峰塔,塔顶为魁星楼,塔后建有玻璃厂,名“巩黄阁”,又有范公祠、藏经楼等建筑,藏书有张謇手抄《金刚经》等名迹珍籍。并请近代书画大师吴昌硕篆书“三层塔铭”碑,置于入塔之门。塔下还辟有小花园,内建俱乐部,筑洗砚池,砌假山、茅亭,栽植四季花卉,供百姓游赏。

1924年5月1日,潘荫东逝世。为纪念潘荫东,由张謇亲自书写“孝端先生”四个大字并制作成匾额。这一匾额如今被悟园主人袁金华先生收藏。

传家宝

李恩福赠联汪为霖

□徐继康

丰利文园是继冒辟疆之后的如皋第一繁华地,也代表了乾隆时期江海文化的最高峰,不仅园林风光甲于皋邑,人文景观蔚为壮观,就是其收藏也是独步江淮。

文园主人汪之珩酷爱文艺,与李御、黄瘦石、刘文玠、吴合纶、顾嗣号称“文园六子”,与金农、黄慎、李鱓、郑燮、罗聘、任陈晋、秦大士、秦上士、蒋宗海、吴焱、刘名芳、汪启淑、吴叔元、项怀述、董伟业、王国栋等人交游往还,这些名流给文园留下了不少诗文书画的艺术珍品。

汪之珩的儿子汪为霖继承了父亲收藏这一雅好。很年轻时,汪为霖就参与鉴藏活动,此好至老不衰。比如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他与桂林知府查淳经常诗酒雅集,各出所藏的私印进行考证;比如乾隆六十年,在镇安,他将自己收藏的陈洪绶《韩文公访卢仝卷》赠送给诗友李宪乔;比如嘉庆七年(1802),他收藏到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万寿祺的著书,并为之题写砚铭。同年七月,在虎丘养病,他得康熙名臣陈邦彦缩临的颜真卿小楷《多宝塔》,极为珍藏,请好友钱泳双钩精勒,缩摹拓行以赠同好。汪为霖还喜欢藏书,曾有诗云“一生风味爱琴书”,又说“吾家亦有凤栖楼,遗书卷帙藏楼头”。他建绿净园时,特地建了“古香书屋”,有屋四楹,藏书万轴。嘉庆九年三月,刘大观来文园,在观看了汪氏的藏书后大为感叹,写下“古书陈邃室”的诗句。此外,汪为霖还酷嗜时人墨翰,他请刘墉题写“宝善堂”,请洪亮吉、阮元题写“绿净园”,请赵怀玉题写“坐风迎月之榭”,请李标绘制《文园图》与《绿净园图》。

一页风云散。如今文园的收藏已分散在世界各地,如美国加州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中国美术馆、新疆博物馆、青岛博物馆、无锡博物馆、南通博物馆、上海程十发纪念馆等都收有从文园散出的藏品,有的还成了镇馆之宝。还有不少流落在私人之手,比如邓拓、田家英、徐平羽等都曾收藏过文园的古物,田家英《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的封面就是汪为霖写给钱泳的一件诗札。

很奇怪,与各大博物馆珍藏文园古物不同的是,皋东本地几乎不见文园的藏品。多年前听说一位邓姓前辈曾将文园收藏的一套史书与两只犀角杯给丰县文物部门而遭到拒绝的故事,大概不会是假的,因为文园在当地人眼中,确实没有那么重视。

我有一件李恩福的对联,倒是有些傲帚自珍。

这是一副差不多六尺的八言联:“礼序乐和,文明以正;日光玉洁,君子之晖。”上款是“春田一兄先生正”,下款为“麴衫李恩福”。字为行楷,沉稳典雅;纸为蜡笺,竖致光亮,整个对联显得很端庄大气。春田是汪为霖的号,不用说,这个“春田一兄”就是汪为霖,而李恩福又是谁呢?

据《静庵题名录》卷一记载:“李恩福,字锡堂,芳梅子,拔贡,陕西西乡县。”原来他是南通州乾隆时期著名书法家李芳梅的儿子。李恩福,字锡堂,号麴衫,一号厚庵,嘉庆十二年入泮。再查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得知,他是嘉庆十八年癸酉科静海乡(今海门)拔贡,曾经做过陕西镇安县的知县。汪为霖的舅舅黄楚桥曾为李恩福刻过印章,为四套印,今收藏在南通博物馆。这副对联上所钤盖的正是其套印之一,一为白文“李恩福之印章”,一为朱文“麴衫一号厚庵”。

海门义门李氏为文化世家,与蕲桐的岳家李氏同族,是南宋丞相李庭芝的后裔。李芳梅的祖父李昭昭是海门名诸生,其父李超早逝,李芳梅由姑父冯沂、姑母李氏抚养,后来冯沂就曾任李芳梅贵而赠礼部主事。李芳梅的哥哥李占梅(字墨坡)也名《静庵题名录》,他“诗文敏捷,豪于饮”,也是一位名士。李芳梅,字采衡,号拙斋,乾隆五十四年拔贡,乾隆五十七年举人,官礼部主事。后又考取了军机处章京,入值军机处,担任军机处汉章京。他工书法,尤敬楷书,“以书名倾公卿,间得其墨迹代钤石者不下十数家”。当时他与满人玉铭俱以工小楷而名重京师,有“南李北玉”之称。梁钜在《南省公余录》中盛赞李芳梅书法,说他“精于行楷,一时名冠都下”。在《师友集》中甚至说他:“小楷之精,禁下同人盖无出其右者”。李芳梅又与陶文璜、朱珪、白懋初,并称“陶朱李白”,是通州清中期“四大书家”之一。李恩福幼承庭训,书法功力自然没得说,从这件传世仅见的作品中即可见一二。

李恩福赠汪为霖的这副对联,是目前所见“春田”上款对联的第二件,另一件为王文治赠汪为霖的“裱帖集联”,今收藏在国内某博物馆。当年,我看到此件对联时,二话没说,立即倾囊买下。毕竟当年悬挂在文园厅堂,与汪为霖朝夕相对的古物,今世还存有多少?

史海回眸

四十年前的“八大新村”

□程太和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南通市回城人口急剧增加,1979年城市人口比1978年增加15%,百姓住房紧张成为突出问题。中共南通市委、市政府在1979年5月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决定,在保证完成中央和省重点项目的同时,今后应将城市住宅建设列为保重点、保投产项目中的第一位,并提出从1980年起五年中新建住宅20万平方米的目标。

从1980年至1984年底,南通市采用统建方式建成虹桥新村、新桥新村、易家桥新村、公园新村、节制闸新村、青年路新村、新胜新村、板桥南村等八个较大的住宅区,俗称“八大新村”。共计征地1562.18亩,兴建了20种型号的住宅楼536幢(其中,虹桥新村148幢、新桥新村71幢、易家桥新村74幢、公园新村88幢、节制闸新村27幢、青年路新村24幢、新胜新村55幢、板桥南村49幢),建筑面积73.85万平方米(其中,虹桥新村246323平方米、新桥新村136454平方米、易家桥新村126816平方米、公园新村73698平方米、节制闸新村39144平方米、青年路新村60090平方米、新胜新村46536平方米、板桥南村9459平方米)。参加统建的单位有476个(次),为近16000户职工提供了18675套住房。1984年开始城市住宅建设转向以综合开发建设商品房为主体,统建办公室随之撤销。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